

鎖車之城

「這個鎖車之城又有新聞。」老余約我到茶餐廳吃午飯，這家茶餐廳，就在鎖車之城內。

「就在那個方位嘛。」老余向後頭一指。我知道事發地點在哪，其實這裏看不到。他怕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粗略解釋了一次：「很有戲劇性。有人在這裏違泊被鎖車，感到氣憤，竟然乘的士回家，再帶兩輛車來攔腰阻路，保安只好報警。此人無端惹官非，但擾攘過後，第一輛車的罰款還是要付，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說要引起關注，不怕打官司。」我暗示了我也有看新聞，可以深入一談：「但官司是要審他攔腰阻路，不是鎖車這回事啊。」

老余聽到我的回應，哈哈一笑，似乎很滿意可以把話題延續下去：「可能他還在法官大人面前申冤呢。但這裏是私人地方，有權定下自己的規矩，他說要為外來的車輛發聲，但為什麼要特別照顧外來人的權益？況且，不准泊車這規條有何不妥？倒是這裏很多地方違泊沒人理會，才是問題。」

老余滔滔不絕，我知道要說點不

同的意見，才能讓他繼續說下去，於是我說：「他說，沒理由違泊一分鐘就鎖車。比如的士司機突然有人三急，要找廁所，應該情有可原吧。」

「可是，誰知道違泊泊了多少分鐘？又有誰知道離開了的司機去了哪裏？」果然，被我說一說，老余喝了一口茶就停不下了：「比如說，定一個十分鐘的標準，到十分零十秒才出現的司機，一樣會說不近人情。標準設在哪裏，都會有人不滿；但換句話說，標準設在哪裏，都不是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是要讓人知道。」

這最後一點，我倒是同意的，最基本是要讓人知道，人家也不致那麼氣憤。於是我問：「其實城中有沒有明顯的標誌，標明會立刻鎖車？」

「這個我倒不知道。」我好像問倒了他，他搔一搔頭，說：「不然我們吃飽之後出去看看。如果沒有，那是一個不錯的提議。明確遊戲規則，你還是犯規，就要付上代價。」

之後，我和老余繼續就私人地方的規矩談了一些有趣的話題，明天再聊。

風陵夜話

耶生

yeahstudio55555@gmail.com

逢周二、三、五、六見報

被拒絕的王小帥

三年前初春之夜，帶着我高中同學的小說拜訪王小帥導演，看他有無意願將此小說搬上銀幕。我與小帥導演不算深交，在報社時採訪過他，很喜歡他的《青紅》等影片，他的夫人劉璇又是以前的媒體同行。小帥夫婦告訴我們正在籌備新片《地久天長》，講述三對夫妻跨越三十多年的友情倫理，人物設定等故事框架是小帥導演原創，請了編劇阿美執筆寫了一稿劇本，導演對這稿劇本不滿意。阿美以前也是媒體同行，很熟。那時我想在電影製片領域學習，就主動請纓參與劇組，得到小帥夫婦支持。

我開始參與討論《地久天長》劇本時，小帥導演已經看完了我同學的小說，覺得是部好電影題材，可作為他的導演計劃的備選項目，我聽了立刻將此喜訊告訴我同學，那部小說的電影版權已在南京某公司，我們相約在上海安排小帥導演與南京製片方見面。我陪導演去上海，是為了《地久天長》轉立項到上海，同時見幾家投資方。

當年全國各行各業都紛紛投資影

視，我陪導演去了一家上海公司，董事長熱情接待，表達了投資小帥導演新片的積極願望。分手時，董事長與導演在公司門口合影，小帥導演天性隨和憨厚，他與企業家樂呵呵的合影次日就被該公司上了該企業官網，標題很隆重，稱該集團攜手著名導演王小帥進軍電影界。南京那家影視公司年輕製片人在遇見完小帥導演後，也沒了下文，後來我聽說，南京來的年輕製片人希望找更年輕的新銳導演來執導我同學的小說，他們覺得小帥導演過時了。上海之行的各種靠譜不靠譜都成笑談，小帥導演不理會，回京就去了郊外農家院，修改劇本。

後來，上海那家企業並未出現在《地久天長》的投資名單裏，我同學的那部小說至今仍是文字，而《地久天長》卻從柏林載譽歸來，今天在內地公映。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殖民火星

一百人坐航天飛機從地球飛往火星。在八個多月、二千五百萬英里的航程中，他們生活舒適，空間寬敞，吃得好，住得好。到火星後，他們用華盛頓大學研究出的機器將火星表面的冰殼融化成水，又用MIT研究出的機器提取氧氣。他們食物需求的百分之十能通過在火星耕種得到滿足，其餘食物從地球運來。百年後，人口約一百萬的殖民地建立在火星上，成為地球人應對未來災禍的後援和疏散地。

以上聽來像科幻小說，但美國科普作家 Stephen Petranek 卻說，看似焦土的火星上目前已知會有水、有機物存在，在那裏就地提取水、氧氣的科技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成熟。今後，遠程探測器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火星，人類到火星定居將在未來的十到十五年內發生，他本人則希望「能死在火星」。

Petranek 對殖民火星十分熱衷，不但因為氣候變異、流星撞擊可能給地球帶來滅頂之災，還因為他覺得「大航空時代」的理念能給人無限鼓舞，正如當年肯尼迪總統的登月計劃振奮美國人的士氣一樣。其實，殖民火星遠不像他說的那麼輕而易舉。MIT 博士生 Lisa Nip 認為，要在空氣稀薄的火星上生活，人類必須「自覺進化」，接受基因改造，變得像某些真菌一樣能利用核射線成長，才能避免死於因強烈射線誘發的癌症。

技術上的爭議之外，有科學家覺得鼓吹「殖民火星」是放棄地球的不負責任行為。他們質問：與其耗費巨資研究如何搬到火星，為什麼不關注地球日益惡化的生態，珍惜人類文明的搖籃呢？這兩者其實在本質上並不矛盾。探測火星能加深我們對人類生存、發展的理解，而殖民火星更需要借助地球這顆母星的資源支持。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書海見真情偽本

閨性閨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去年，英國南安普敦一間老牌非牟利舊書店，因為租金不斷地上漲，面臨財困結業的危機。不少愛書人士及熟客得悉，認為好書是人類智慧的花朵，是思想、感情和靈性的結晶，不約而同，慷慨伸出援手，呼籲網上有爱心人士合力捐款，結果集資約五十萬英鎊，在距離原店約四百五十尺遠處，買下一間舊舖，供老牌書店長期經營下去，使書迷們能夠廉價購得好書。他們出錢又出力，老老少少，排成一條長人龍，義務把二萬多本書一人傳一人，像「接力」般先後傳送至新址，把所有書按序排在搬來的書架上。

這段新聞既使人感動，也使

筆者感慨萬千。在電腦、電子書、手機和互聯網的時代，居然還存在一些真正愛書、熱誠無比和珍惜書店的讀者。記得自己年輕時喜歡逛舊書店，流連終日，捨不得離去。四十多年前，有兩三間樓上舖，偶有一些舊版難得的罕品；可說像尋寶般，考人眼光、辨識力與耐性。相熟的老闆多數肯說實話，道明真偽，或坦白說「不知道」或「不懂鑒別」。例如有一次，印有「宋版刊印本」字樣的「線裝書」唐人詩集，看似古舊，細察紙質、裝幀造型、用墨和字體字形等皆露破綻。現今要找印書的宋舊紙，如橡木求魚。偽品竟然用現今鉛印的道林紙，比較明、清仿品用泛黃的蜀紙或裱糊方棉紙更不堪，怎樣做舊也難逃識者法眼。宋刻本用墨，皆色黑均勻，十分嚴格，仿品墨色不均，甚至模糊，顯得次劣。真品多為唐代名家清朗娟秀的楷體字，富書法藝術；近仿者多為「仿宋體」，字趨於方正，筆畫板滯，並不講究。最大漏洞是其「線裝」：宋刻本不再用卷軸和「經摺裝」（摺疊頁裝），後來出現「包背裝」（把印字的部分朝外對摺裝幀，並用書皮包起。如附圖宋刻刊本《常建詩集》）；「線裝」是明朝中期才開始出現。現今，舊書店無聲無息地幾已消失殆盡，不禁令人唏噓和無奈。

一本卓爾不凡的期刊背後，必有一位不同凡響的主編。在伊恩·布魯瑪二〇一七年接任《紐約書評》主編之前，這本期刊五十多年來一直由芭芭拉·愛潑斯坦和羅伯特·希爾弗斯二人擔任聯合主編。二〇〇六年，芭芭拉去世，希爾弗斯獨挑大樑直至二〇一七年過世。

如何挑書作品、邀約書評家，其實是一門很講究的學問。作為掌舵手的希爾弗斯從雜誌創刊開始就強調「質疑權威是一切辯論之始」，挑選書評家也自有一套嚴苛「準則」。比如，他很看重作者的文學敏感度和知識儲備，要對小說結構有敏感度。他曾說：「我拿到一本書，會把腦海裏那一百多個名字過一

遍，誰能寫書評？而不是一定要找到隨便哪個人寫書評。」

希爾弗斯會在平安夜給作者回覆編輯意見，「工作狂」的形象至今仍為後人津津樂道。不過，他的作者們卻心甘情願地樂於接受。鋼琴家、音樂評論家查爾斯·羅森（Charles Rosen）曾說：「在他那裏，問作者要書評不是一項工作，而是一種真誠的自我表達，他說話時高貴而嫺熟，讓人覺得深有同感。他讓作者們覺得他寫文章不是業務往來



二維碼——臉易識，性難測。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四、五見報

流浪漢小說

卡徒步到托萊多，其間為瞎子帶路、服侍過一位吝嗇的教士，其後遇上了空心老僧紳士、賣免罪券的騙子等等各式各樣的人。從這些人身上，小癩子慢慢學會了欺世盜名的本事。最後，小癩子靠著讓自己老婆與神父私通，而成功致富。

《小癩子》被譽為「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的鼻祖。正如美國學者吉列斯比（Gerald Gillespie）所說「流浪漢小說的主要特點，是流浪漢自己以城市下層人物的身份直接用第一人稱講話」，從此，流浪漢小說以諷刺手法挑戰過往騎士小說和田園小說所宣揚的偽善道理，並通過主角於低下階層流浪的經驗，以寫實的手法展示人心百態。

讀者隨着小癩子的步伐，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成長，一步一步的脫貧，但同時看着他

一步一步學會世間的醜惡，甚至成為醜惡的人。笑中有淚，流浪漢小說的批判性，往往藏在於它平易近人的文字，以及引人發笑的幽默。

流浪漢小說不再流行了，可惜，不流行的原因不是因為世界再無醜惡。街上的流浪漢雖然也少了，但我想，這只是因為潔癖的城市管理將流浪漢藏於城市的更深處。取而代之，或許我們應該期望另一種新小說類型：「易拉架街頭推銷員小說」。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沙漠米

得種在水利建設得很好的地區。

到新疆旅行時去過一些沙漠，有一處據說是唐僧取經時經過的火焰山，見識了沙漠的風沙與乾旱炎熱。喝水瓶裝水不慎灑了，馬上便滲到沙中無影無蹤，連個水印都不留。沙漠上一根草也看不見，那兒根本種不活植物，更別提蓄水種水稻了。

近年水稻的生長打破了傳統不少規律，先有袁隆平培育出高產量的水稻良種，又有人成功地在海水裏種出了水稻。在沙漠上引水種水稻理論上也不是不可能的。聽說這個沙漠水稻生長於北緯四十二度的黃金積溫帶，以地下七十米的弱鹼水澆灌，生長周期一百六十五天，在大沙漠上曬了近二千六百小時，積溫達三千二百度，無污染，無農藥，無殺蟲劑。

我很感興趣，忙上網查閱資料，才知道我的認知已大大落後。沙漠米的品種由當地農業專家與本地農民共同研發，已成功種植二十多年，生產已成規模，產品穩定上市。其主要產地是內蒙古科爾沁的沙地，是成熟的商品。

用沙漠米做了飯。飯熟便聞到撲鼻香氣，口感不軟不硬，正合我的心意。

吃了還沒想起來這罐米是從哪兒來的。很可能是到呼倫貝爾草原旅行購物時的贈品。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看得見的腎神

，我腰膝酸軟得厲害，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別人穿單衣，我冷得要命，恨不得抱火爐。夜裏不停盜汗，還做各種噩夢，什麼從懸崖掉下去了，被人拚命追逃，還夢見那些過世的親戚。男性的功能，好像也消失了。如今在飯店吃飯，一頓飯還沒結束，就去衛生間好幾次。多次去醫院檢查，也沒個所以然。」

接着長嘆一口氣，這可怎麼辦。看着他，我嚴肅說道：「你這就是典型的縱欲過度，說個事情希望你聽進去。宋代有個姓游的無錫人，年少的時候，非常沉溺於酒色，很快就生病，吃了多年藥都沒有用，身體每況愈下。一天他和家裏人說，經常看到兩位錦衣華服的美貌女子，只有三四寸高，踏著腳尖往他身上爬過來，可是一爬

到腰處就消失了。家人覺得，不過就是夢。直到有一天，有個名醫路過，被家裏人拉進來給游氏子看病。醫生望了一下病患說：「你看見的是腎神啊，病人膏肓腎氣絕，神不守舍的時候，才能看得見的。」

張生一臉愕然，我繼續說道：「不管你高興不高興，你現在是腎陽虧虛，再不節制，就會像那個游氏子一樣，腎氣絕，可以看到腎神，到時就完蛋了。還是堅持吃一段時間桂附地黃丸吧。」

醫趣錄

榮汝成

dr_rongrucheng@163.com

逢周五、六見報

風波裏的《紐約書評》

或溝通過程，而是一種友情的互惠。」

二〇一三年，《紐約書評》創刊五十周年，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港譯：馬田史高西斯）特別拍攝了一部名為《紐約書評：爭鳴 50 年》（The 50 Year Argument）的紀錄片，似有向他仰慕的期刊致敬之意。片中的希爾弗斯神采奕奕，渾身散發着一股無形的力量。

希爾弗斯二〇一一年在接受《上海書評》訪問時被問及心目中合適的接班人選時，他直言：「這個問題的實質應

該是，如何繼續打造一份好刊物。我每天在考慮的都是下一期雜誌的內容，有哪些新書，約哪些人寫稿，全世界有那麼多衝突戰亂需要報道、分析，哪些文章可以做頭條。下一期，永遠是我的優先考慮對象。」

如何打造一份好刊物？希爾弗斯十多年的話音猶在耳。對如今剛剛接任的兩位年輕主編來說，這無疑任重而道遠。（下）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